

清代  
禁燬書叢刊  
第一輯

七錄齋論略  
(下)

明·張溥撰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明·張溥撰

七錄齋論略  
(下)

偉文圖書出版社有限公司印行

印翻勿請·有所權版

號卷伍零第字業臺版局證記登記登准核局聞新院政行

清代禁燬書叢刊

# 七錄齋論略

(下)

精裝二冊定價：新台幣 六〇〇、〇〇元  
美金 一五、八一元

發行人：洪 清 泉

臺北市承德路五九巷六號二樓  
電話：五九一三五一七

撰 者：張 溥

發行所：偉文圖書出版有限公司

信箱：臺北第六八一九八一號

電話：五九四二二六八號(三線)

郵撥：第一〇四〇四三號

印刷所：東 陞 印 刷 有 限 公 司

臺北市德昌街一八五巷四十七號

中 華 民 國 六 十 六 年 八 月

(本書係中央圖書館所藏)

Published By Wei-Wen Books & Publishing Co., Ltd.

P. O. Box 68-981 Taipei, Taiwan, R. O. C.

Tel: 5941116-8

七錄齋集卷之三

婁東張溥天如

張采受无

同盟

周鍾介生

閱

橫谿錄序

君和天下之信人也。以天下之信人紀天下之事。言四方之風可得而書也。斯之爲錄。胡若是其偏歟。嗚呼。此君和之志。所以絕於衆度也。夫君子之有其身也。必將敬其身。居其地也。必將重其地。何則。身者父

張曰觸類而發無不歸之仁孝應氏之僅範風俗亦淺矣

毋之所出也。若以言其地地者亦父母之所處也。是以始生之室老而不能忘少之所居。雖數徙而能名其處。退國之遊。周覽山川。欣焉忘歸。顧念舊邑。則感然以悲。東山之詩。所爲善言人情也。至於望城郭而懷昔日高祖之宅。先人之里。咸得記其水田。載其草木。猶然孝子之意而已。吾觀君和之事其大人也。存嗜愛察顏色。出入勞苦。常若有不能至者。繇是推之。父母之居。君和其忍。無書乎。於是博諏其鄉。所謂大人者。猶有存者乎。所謂隱德高行。猶有佚不可得聞。

者乎。浹日月而謀之。踰年而始有其詳。彰彰者母諭  
已。下而賤夫小婦。一行之善。多其話言。時恐人之忽  
之。而殷勤以求其知。其志有足感者。凡此皆以成鄉  
黨。廣忠厚。而太其父母之善也。夫不善之人。產於名  
山大川。恒以行之。不若爲其一國之辱。而天下羞稱  
其所居之地。有君子出焉。僻狹之土。不登其方境之  
志。而常因以聞名於後世。然則地之係於其人。不亦  
重乎。况乎謠俗風物之紀。秩乎有原也。是故君子以  
其德教乎邦之人。則稱其宗人。次序其譜。揚一族之

美名先代之器而不爲私及乎里黨益可知已又何  
疑君和之爲偏也哉則在善讀者之亟也

張曰言其  
精而不愚  
文爾雅而  
有式

## 國表序

魚山先生以政事之暇。加意今文。所謂應制之塗。同  
人之義。出其中矣。於是孟樸扶九聖符。因以廣寄樂  
善聚四方之業。摶而歸於先生。取予之間。斷斷如也。  
而予與介生。勒卣彥林雲子。維斗彝仲。來之亦於諸  
子左右。其政大約觀地之遠近。別其文流。積數常多。  
而取指貴少。此國表之所繇刻也。夫文章之道。言人  
人殊。學者欲取而一之。域其煩約。采所長而被以有  
餘之名。優所短而長其未成之美。爲之主者。不亦難

乎。然而君子有以辨之矣。出材之區不一其處。別用之道。則有乎人。今以天下之大概稱學者。舉繩尺而盡責以太上之事。議其不能而不予。以易至之說。則人將虞大道之荒絕。而安其舊常。苟或泛與謬取。不稽其服嚮。狃於鄉黨之情。而忘其久遠之論。則士無美惡咸稱。有羣彼此之意。無所棄受。而賢者不得以表見。二者固物之通害也。當此而欲廣其教化之端。必使人皆明其不得已。多爲之引。而終裁以正。聖賢之道。或有存焉。今觀孟樸與扶九子高氣勝情通。

於朋友不憚歷遐阻發懷抱以來千里之駕溯洄溯  
澌其猶古之思乎不然何其汲汲也夫詠昔日之思  
賢覽今日之求友卽而稱之豈徒文字之謂乎亦在  
斯人之倫無乎不淑也是故地有其人人有其文託  
於道路之遠告以君子之志則與乎斯選者人倫之  
行無敢闕如已



國表序 代張受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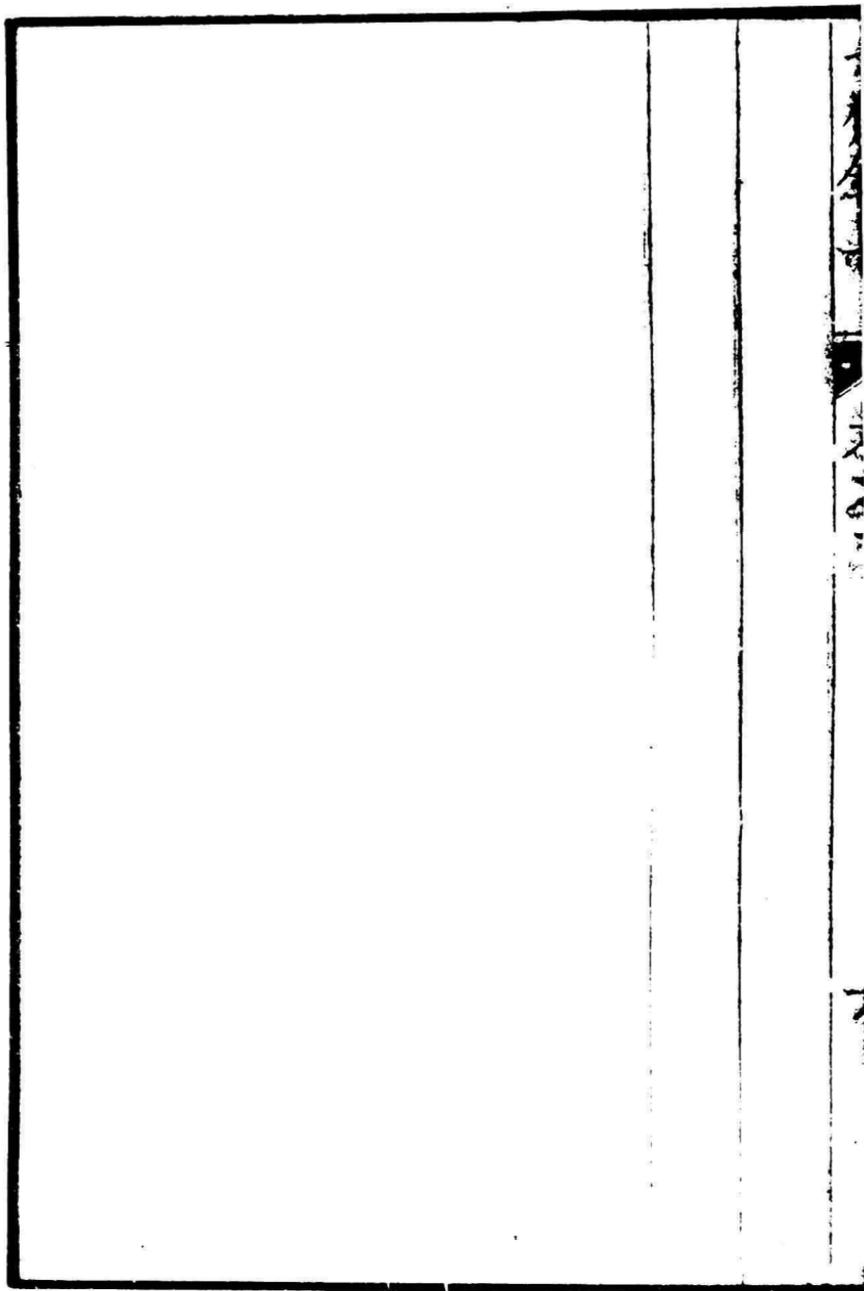
別天如數月矣。近得書言復社之事。孟樸爲之。大約本於應社稱之四方。遠邇齊轍成勞。可書。又云是社

曰言情  
此破涕  
笑

已二舉矣。春秋之集衣冠盈路。視昔人飲襖采蘭之遊。殆有甚焉。復社旣興。魚山先生實主斯文之選。酌之羣言。弘獎氣類。余又以慶同盟之有歸也。及家人有從吳門來者。予再詢之。乃云社集之日。胥閭之間。維舟六七里。平廣可渡。一城出觀。無不知有復社者。諸所稱引。又有過於天如之書。余益以信先生一倡

之力孟樸諸子勸勤之勞不可誣也。江城素號多事。糺劇難理。先生莅未一月。訟獄衰息。煩賦不起。今則入地清嘉。無復所書牒之役。然則文學之興。所以餘治神明之長。可得而辭歟。予與天如之識孟樸。在七年前。而孟樸今日之舉。乃在七年以後。當夫一見之時。疑後會之甚難。而今且往來於吳越之交。盡天下之士。有朝夕之接。凡吾黨之遙聞相思者。有友爲之主。而不憂于遠道之不見。若此者。皆天之樂於有成也。夫魚山先生立其師表。旣足以一天下之言行。

斷於前聖而孟樸諸子簡書之問無月不出文字之  
來常若烟海之聚而與之以正辭無襍越則介生天  
如又何悲於當世之無徒乎入春以來兄弟之戚其  
音口至公幹之亡也雲子石兄之喪其母也華之之  
奔其父之喪也東望而涕泣者數數矣獨聞復社之  
言則怡然心開此予所覽是編而懷故國也



應社十三子序

予讀郡城十三子之文而有感於應社之道不可以忽也志成於昔年而事大於今日維斗始之而十二人廣之迨歛文而加之鏃棹則仲木燕胤厥功侈焉凡立社之本末進人之次序無不可具書也然天下已知之矣則無所用予言也予所言者言其大者而已其大者不可盡言則將從其畧而節言之夫郡之人多矣其名能文好偉論者維斗諸子無不樂稱焉節之而僅爲十三子之文其數不已闕歟夫盖有所

自也。十三子之中有一家之兄弟焉。有世兄弟焉。此以親相先者。也有同一師者。焉有師弟子同爲友者焉。此以義相先者也。以親則情不可以概以義。則合不可以苟。此十三子之所繇名也。雖然論親與義而人與文或未至焉。其交猶可議也。論親與義而人文之道皆具乎中。則諸子之爲友也。固百世之所觀也。今十二人之外。有爲維斗之所許者。予亦嘗因而許之矣。名將成而釁已見。無故而致難於爲德之人。一社之士。搔摯拊膺。太息而起。各欲奮其不平。然而爲